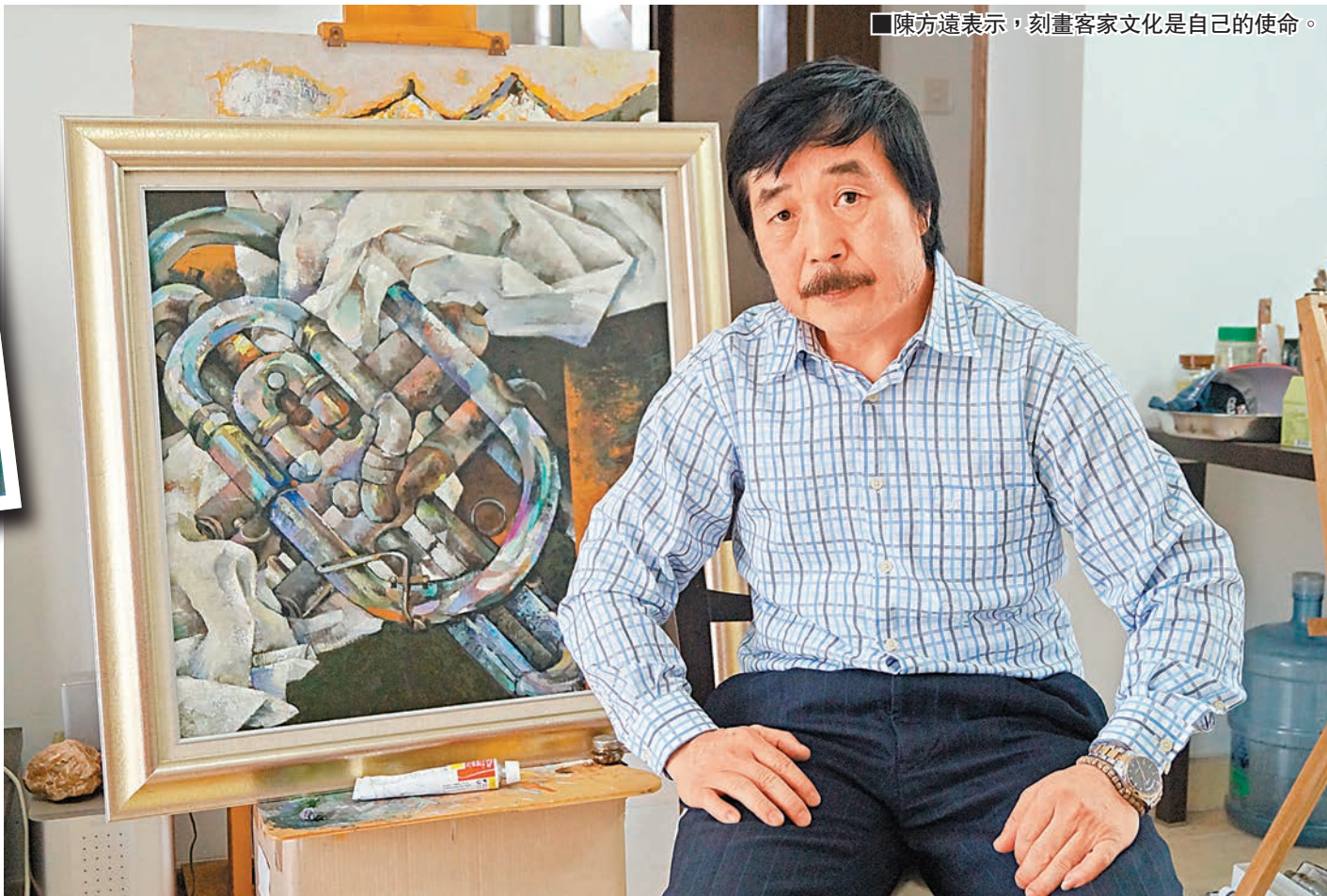


■江南水鄉風光，帶給陳方遠對文化深度的思索。



■陳方遠表示，刻畫客家文化是自己的使命。

陳方遠： 客家願、香港心、藝旅情

當代知名畫家，同時也作為大學教授的陳方遠，其作品具有濃郁的客家願、香港心、藝旅情。這既是藝術家的奔放，又是學者的歷史厚重感的顯現。賞析陳方遠的作品，如同讀一部畫史，這其中既有客家悲苦而壯麗的北民南遷史，又有經歷百年滄桑的香港在地史。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作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陳方遠以藝術家的視角詮釋新時代的客家文化與內涵。同時，擔任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設計學院副院長的他，又以學者的嚴謹和責任意識，將藝術創作的歷史厚重感，傳遞給自己的學生。作為香港藝發局的審批員，他對本港的客家文化保護，也有獨到的見解。這或許就是一個畫家的時代使命。

客家願：文化起源的藝術膜拜

要講述客家文化在陳方遠個人創作中的地位，則要從一組《客家情—祖地之光》的壁畫說起。壁畫以客家祖地寧化的客屬人文歷史為主題脈絡，依次展現出南遷苦旅、葛藤傳說、開基創業、農耕種作、設館興學、人文薈萃、鄉風民俗、衍播四海及慎終追遠等情節，詠誦出客家祖地歷千年變遷的宏偉篇章。為了完成這幅作品，陳方遠查詢了大量的史料，力求使畫面中的典故與歷史相吻合。據悉，作為由中國國家發改委立項的重點客家文化工程的一部分，這幅壁畫的創作面世，成為弘揚和傳承客家文化的重點之作，獲得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

陳方遠說，自己出生於閩西，彼處乃是客家聚居區。自己對客家生活的感悟，完全來自於記憶。兒時所見的客家用以養生的擂茶、獨具風味的客家燒賣、傳統客家的竹編絕活、講究純熟刀工的客家生魚片廚藝、享譽盛名的客家老黃酒等等，這一切，對陳方遠而言，都是生活中實實在在的片段和景象，也構成了今日自己客家文化創作的重要源泉。

客家的建築多為土灰色調，這被陳方遠着力展現在了畫面上。他告訴記者，客家建築的灰色，是樸素生活的代表，是客家文化與土地宿命相連的表徵。從某一角度來看，這種灰色，其實就是土地的顏色，所以，用壁畫去描繪客家文化的歷史，其實也就是在講述一部客家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史。客家鄉願，也就成為了對土地進行禮贊的文化音符。

香港心：尋找歷史的坐標與厚重感

陳方遠的作品，具有堅實的造型基礎，但畫風不保守，有時代感。他絲毫不否認，自己的作品具有非常強烈的歷史坐標意識和厚重感。這在他的一幅作為第十一屆全國美展優秀作品的油畫《穿越皇后大道西》之中，有着極為明顯和深刻的體現，更是陳方遠香港心境的思索。

陳方遠介紹說，《穿越皇后大道西》是以1900年的香港為歷史背景的。整個作品的創作靈感來自於一張展現舊香港風貌的老照片。1900年的香

港，英國人進入的時間還不算太久，所以，當時的香港人不少還保留着清朝式樣的裝束，而街道兩側的建築也開始逐步呈現「華洋雜處」的格局。畫面中的兩個小孩，快速從皇后大道西穿過。這兩個小孩，在舊香港歷史檔案照片中，只是點狀大小的行人，

但在油畫中，被陳方遠塑造成畫面的核心。整幅《穿越皇后大道西》，實際上是對香港歷史轉折的一剎那間的一種記錄，既有瞬間的靜止，又有歷史的永恆與滄桑，所帶出的，是對當時「香港向何處去」的一種歷史思考，也是一個歷史坐標的定位。而在陳方遠另一幅著名作品《遊子情—僑史紀事》中，這種歷史主義的色彩也得到了強有力的印證：畫面充滿歷史的迴旋感，演繹出早期華人離鄉背井、海外打拼、參與辛亥共和革命、支援抗戰等重要歷史情節。

陳方遠認為，歷史是一個有厚度和深度的產物，藝術刻畫之下的歷史，能夠產生對歷史的緬懷和尊重。因此，在日常的藝術教學中，陳方遠一直都積極鼓勵學生認識歷史，並且提供一些具有厚度和深度效果的作品予學生認識。

藝旅情：保護客家文化，香港任重道遠

作為香港的客家人，同時作為一名學者，又兼具藝術家的身份，陳方遠認為香港在客家文化的保護上，依舊任重道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也是他自己未來的藝旅之情。陳方遠認為，客家文化在目前的香港，實際上處於一個較為邊緣的位置。若從文化結構的角度看，客家文化實際上被香港「華洋雜處」的文化體系所覆蓋，因而距離中心較遠。作為藝發局的審批員，針對香港未來應當如何保護客家文化，陳方遠向記者講述了一些他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與見解。

文化傳承中，相當重要的一個層次是歷史回溯和梳理。陳方遠說，香港具有客家背景的學者、文人、藝術家甚至從事這一方面研究的學生，應當加強協作，對香港的客家文化之歷史源流、文化特徵、保護以及發展願景進行系統性的梳理。其次，香港政府在這一文化保育的過程中，應當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陳方遠以著名的客家建築鄧家大屋為例，認為官方僅僅



■客家民居的灰色調，象徵大地，寓意樸實之感。



■祖地之光：展現客家悲壯的南遷史



■《穿越皇后大道西》，繪就香港的歷史座標。



■陳方遠的作品具有堅實的造型基礎與想像力。

只是將其作為一處古建進行了保護，但是卻未見在客家文史的高度上多下功夫——例如成為一個本土藝術史或文化史的專題而進入博物館、藝術館。在陳方遠看來，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客家文化保護和傳承在內，香港政府的文化政策應該讓具有文化視野和藝術背景的專業界別人士擁有更大的建議和發言權，而不能夠僅僅由技術官僚處理長遠的文化政策規劃。陳方遠表示，事實上，包括西九文化區藝術品購買風波在內，政府的文化政策與措施，都存在着很大問題。文化運作，應當避免泛商業化。

談到未來的藝術創作，客家文化依然是陳方遠所重點關注的一個領域。陳方遠說，客家文化，既是歷史，又是現實。歷史與現實，帶來的是傳統與現代的思考。在藝術創作中，真正的傳統，早已經歷了千百年的風霜雨打，成為存留的精華。反觀現代主義流行的當下，藝術家們應當以更高的視角，審視當代的藝術思潮與現象——去偽存真，防止泥沙俱下，尋覓出有價值的藝術發展方向，這是藝術家的責任。

藝訊

德國藝術家弗里德里希·庫納什 重組改造一個不一樣的現實

弗里德里希·庫納什說過：「畫是世界終結的地方……」

以洛杉磯為基地的德國藝術家弗里德里希·庫納什（Friedrich Kunath），作品涉獵各種不同媒介，包括素描、繪畫、雕塑、裝置和攝影。他通過重組改造呈現一個不一樣的現實，探討有關存在的普世命題。在這次最新作品展覽中，庫納什將目光放得更遠，着眼於內在的精神景觀，探索它的範圍極限；作品中展示的風景，變化萬千，如零碎的片斷，卻又出奇地互相呼應，連成一氣。

他的新作融合了黑色幽默、悲愴以及明顯的感傷。藝術家將各式人物和動物（其中有原創的、也有借用的），安放在極之浪漫的景色之中。斜陽夕照，海天一片橘橙酒紅；湖光山色，連綿不絕，想像力深處的景象，躍然紙上，形成一幕層層疊疊的夢境。

庫納什善於從各個不同文化領域汲取養分，隨心所欲地糅合各種不同繪畫風格，時而如古典油畫般細膩精緻，時而如插圖或卡通，以鉛筆勾勒出角色的輪廓，有時甚至用上絲網印刷。

他所創造的一系列角色，雖然是個體，但



■弗里德里希·庫納什作品

也可以看作是「類型」，代表人類內心最基本的情感：潛藏在人生亂七八糟的景觀中的慾望、孤寂、焦慮、悲傷、幻想和無聊。他的卡通圖像令人驚覺流行文化對成人心理造成兒童化的影響；流行文化中的童年象徵烙印在腦海之中，便永不磨滅，詭異地成為人生景觀中的視覺地標。儘管如此，庫納什的作品沒有半絲嘲諷意味，而是充滿愉悅的喜劇感，呈現人類樂觀、逆境自強的精神。

弗里德里希·庫納什最新作品展

時間：即日起至2015年1月31日

地點：香港白立方（香港干諾道中50號）

藝評

文：謝諾麟

淺談純藝術之觀眾（三）

在展覽當中，觀者在經過反思和沉澱後，可能會有一部分認同作品的內容，但要完全接收和理解或許沒有可能，反而在觀看後的結論這個問題上，是由觀者主導。因為藝術家只是把某一種思想在作品中呈現，而觀者則會因為之前的系列文章中提到的——受到不同背景影響，得出自我的結論。所以作品的內容只有一個概括的觀點，之後就會是各自表述，這些表述就包含了有大量而又不同思考性的枝節。

以上的都是筆者作為一個觀眾時所關心的元素，這些觀點都只是單單由筆者觀點出發，到底其他觀眾又會採取什麼態度和角度來觀看展覽中的作品？這點筆者未能理解，但能夠透過觀察觀眾在展覽時的態度來分析。

千奇百趣的觀眾口味

在展覽場地，觀眾的類型千奇百趣，有幾種典型的觀眾不時常會見到，他們採取了不同觀看作品的態度和方向。筆者簡單地分成了好奇型、溝通型、理論型、遠觀型等等，這幾種觀眾可以反映出某一個組群對於純藝術方面的觀看方式、態度和認知等等。

好奇型的觀眾對於作品的一切都十分關心，由外觀、作法、物料、技術以至背景等等，一切有關作品的資料都充滿好奇，觀看作品時以多角度和多方面去分析，他們對作品的外在內容較為關心，或者可以說畫面主導了他們的觀看方法。

溝通型則在觀察作品後，在觀看作品的外在內容之同時，在腦海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都是以作品為基礎，他們不只透過作品得出問題，還希望得到答案，所以他們會嘗試和創作該作品的藝術家溝通，提出對作品有所疑惑的問題，試圖尋找答案或一點點頭緒，當然藝術家的答案未必圓滿，但已經足夠滿足提問者。

而第三種理論型，基本上筆者就是這一類型，本身對藝術有一點點的了解，透過本身的認知來分析作品，對藝術家所表達的訊息不會完全接收，只會有限度接收，同時在自我思考的空間中重組內容，把作品的內容和自我的分析合成，得出自我對作品的觀點，以自我的觀點來總結。但由於這一類型的觀眾對於展覽的純藝術作品較為了解，所以在觀看作品時可能會出現只看一眼便走開的可能，這個情況可以代表非常之多的可能性，亦可以說是反映了這一類觀眾對觀看作品的要求或是喜好。

以上只是其中三種較為常見的觀眾，不論他們觀看作品的目的或原因，但只要來到了展覽的場地觀看作品，必然對純藝術這一類型的作品帶有興趣或是其他原因使他們關心這個展覽，雖然只是單單觀看了一個展覽或是一件作品，但這正正是支持香港藝術活動的起點。

只有觀眾的展覽難滿足藝術家

展覽需要觀眾，不論是那種媒介的藝術，觀眾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環，這亦說出了觀眾的重要性。如果把事情推遠一點或者是貪心一點地觀看，一個只有觀眾的展覽其實並不能滿足藝術家或策展人，他們可能期待更多事情發生，如觀眾的評論或是挑戰等等。當進入了這個話題時，其實已經不只是觀眾的問題，而是走到了教育的話題，這話題待有機會再談。

展覽需要觀眾，他們不只需要存有觀看展覽的興趣，更不只是單次性，而是有觀看習慣，對不同類型作品的展覽都會觀看的觀眾。這才是展覽所需的第一步，亦只是一個開始，再而伸展到觀眾的成長，不論是對任何一方面的要求，對這一個行業都是一件好事。或者在觀眾這一個環節，香港仍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完）